

阿刘的 2020 年春节

□ 安 谅



漫画 / 崔泓

小年夜，阿刘不见影了。

他是老彭的远房亲戚，谨小慎微，从中原乡下考进上海大学的，毕业后又进了一家在陆家嘴办公的上市公司。几年打拼，总算把户口落实了，很不容易。

“这几年小年夜，我们兄弟几个都要聚一聚，还是这小子最早提议的，今天竟自己开溜了。不够意思！”老彭气鼓鼓的。明人息事宁人：“算啦，现在这种状况，不聚为好，就不要强人所难了。”当晚，明人收到阿刘的微信，说他下午就睡了，睡到现在才醒，向明哥致歉。不过，他说他昨天就说过不聚了。

这个春节有点漫长，也有点寂寥。明人埋头读书之余，偶尔看看微信，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，把春节的喜庆气氛都挤兑了。他也留神了下，见老彭一如既往地活跃，转发热情依旧。阿刘则是少

有的冷寂，只在年初二转过一条“此次发病数量超过当年 SARS”的新闻，附加点评：上天保佑！然后是双手合十，一连串的阿弥陀佛。

从老彭那儿得知，阿刘在家基本一直躺着，所谓“养精蓄锐”。明人心里感觉有点不踏实，阿刘毕竟一人在上海，提议去看看他。但老彭问了阿刘，说是没事，心领好意，来就不用来了。

年初七，本该上班的日子，因疫情休假破天荒地延长了。中午，在单位值班，就接到了阿刘的电话，情绪低落嗓音生涩：“明哥，我好像被传染上了。”

“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明人一惊，手机差点掉落。

“我，我不舒服。头痛，没力气，还拉肚子。”“有热度吗？”“量了，倒没，可也有染上不发热的啊。”“你想想，这段时

间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。”明人又追问。“听说武汉传这病起，我够小心翼翼了……”阿刘反复回忆，唏嘘不已，明人忙宽慰：“别急，不是还没确诊吗？这样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

明人给老彭也发了个微信，然后和同事打了个招呼，戴上口罩和防目镜，全副武装地出发了。在阿刘的家门口撞见了老彭——他把做医生的老婆也叫上了。推开门，一行人有板有眼地进入，仔细询问阿刘的各种情况。阿刘病恹恹的样子，屋里颇闷热。“空调开这么高干嘛？”明人忍不住问。答曰“怕冷，再说不是温度高些，可杀病毒么”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早辟谣了！老彭哼了几句。

老彭的医生老婆留意到，桌上的一锅鸡汤已快见底了。她嗅了嗅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拉肚子吧？”

“噢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昨晚开始拉的，这也是典型症状吧。”阿刘脸色愈发晦暗。

老彭的老婆笑了：“八九不离十，你是自己宅家宅坏了，天天这么睡，这么连轴转地上网看电视，哪有不头痛、不乏力的。你的汤呀，发馊了，还喝！不拉肚子才怪。”

阿刘一愣一愣的。嘴里嘀咕着：“鸡汤怎么这么快坏了？”“室温太高！我看，你脑子也坏了！防病毒，心态、方法都要对路。你啊，鼠年生鼠胆，出问题了！”老彭仗着是远亲兄长，口气有点严厉，不过，平时他对阿刘还挺关心照顾的。阿刘一会看明人，一会看老彭夫妇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明人坚持让阿刘去定点医院又查了查，结果是可喜的，阿刘只是吃坏了肚子而已。

他恢复了正常。出了医院，回家拾掇了一下，赶到虹桥火车站，当了体温检测的一名志愿者。